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覽本

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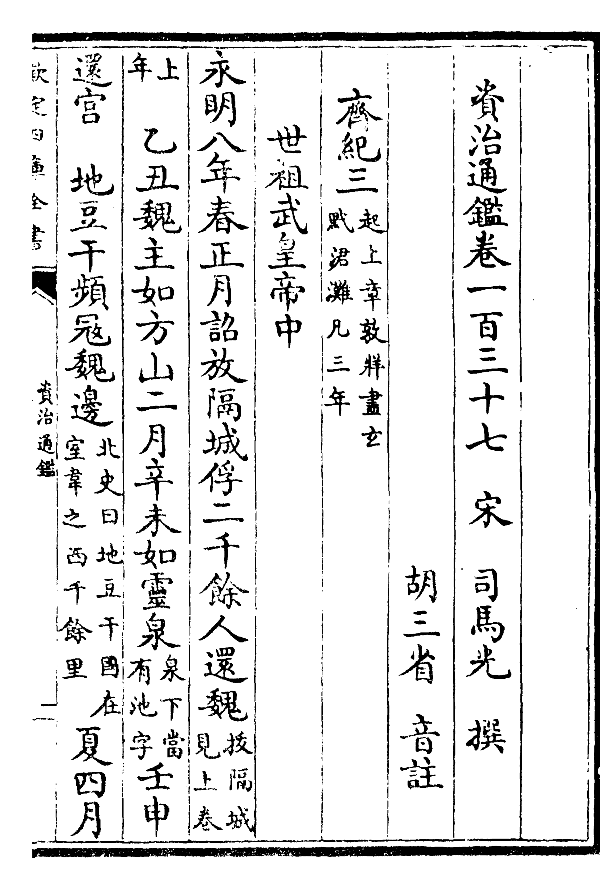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七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齊紀三 起上章敦牂盡玄黓涒灘凡三年

世祖武皇帝中

永明八年春正月詔放隔城俘二千餘人還魏拔隔城見上卷上年乙丑魏主如方山二月辛未如靈泉泉下當有池字壬申還宮地豆干頻寇魏邊北史曰地豆干國在室韋之西千餘里夏四月



甲戌魏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頤擊走之頤新城之子也新城當作新成見一百二十八卷宋孝武大明元年考異曰陽平王頤帝紀作熙又作賾今從本傳甲午魏遣兼員外散騎常侍邢產等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五月己酉庫莫奚寇魏邊隋書庫莫奚東部番之族為慕容氏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俗甚為不潔而善射獵好寇鈔後單稱為奚魏高宗皇興二年置安州治方城領密雲廣陽安樂等郡安州都將樓龍兒擊走之將即亮翻秋七月辛丑以會稽太守安陸侯緬為雍州刺史緬鸞之弟也緬留心獄訟得劫皆赦遣許以自新再犯乃加誅劫謂劫盜也會工外翻緬彌兗

翻雍於用翻民畏而愛之　癸卯大赦　丙午魏主如方山丙辰遂如靈泉池八月丙寅朔還宮　河南王度易侯卒乙酉以其世子伏連籌為秦河二州刺史考異曰齊書作世子休留成今從魏書遣振武將軍丘冠先拜授且弔之伏連籌逼冠先使拜冠先不從伏連籌推冠先墜崖而死冠古玩翻推吐雷翻上厚賜其子雄敕以喪委絶域不可復尋復扶又翻仕進無嫌　荆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有勇力善騎射好武事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騎奇寄翻好呼到翻帶仗左右使之帶器

仗而衛左右因名至鎮數於內齋以牛酒犒之數所角翻犒苦到翻又私作錦袍絳襖欲以餉蠻交易器仗襖烏浩翻長史高平劉寅司馬安定席恭穆連名密啓上敕精檢言精加檢校也子響聞臺使至不見敕使疏吏翻名寅恭穆及諮議參軍江悆悆羊茹翻典籤吳修之魏景淵等詰之寅等祕而不言修之曰既已降敕政應方便答塞景淵曰應先檢校修之言方便答塞欲為子響道地也景淵言應先檢校欲依敕行之也塞悉則翻子響大怒執寅等八人於後堂殺之具以啓聞上欲赦江悆聞皆已死怒壬辰以

隨王子隆爲荆州刺史上欲遣淮南太守戴僧靜將兵討子響（將即亮翻）僧靜面啓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執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少詩沼翻難乃旦翻）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官忽遣軍西上（上時掌翻）人情惶懼無所不至僧靜不敢奉敕上不荅而心善之（不荅而心善其言蓋天性所在而未敢橈國法也）乃遣衛尉胡諧之游擊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帥齋仗數百人詣江陵檢捕羣小（齋仗天子齋内精仗手也茹音如帥讀曰率）敕之曰子響若束手自歸可全其命以平南内史張欣泰爲諧

之副（按齊書張欣泰傳時為南平內史當作南平）欣泰謂諧之曰今段之行勝既無名負成奇恥彼凶狡相聚所以為其用者或利賞逼威無由自潰若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夏戶雅翻）諧之不從欣泰興世之子也（張興世見一百三十一卷宋明帝泰始二年）諧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燕尾洲在江津戍西江水至此北合靈溪水）子響白服登城頻遣使與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身不作賊直是麤疎今便單舸還闕受殺人之罪（使疏吏翻舸古我翻）何築城見捉邪尹略獨荅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將引

也子響唯灑泣灑泣揮淚也乃殺牛具酒餼餉臺軍餼雖戀翻又雖晥翻略弃之江流子響呼茹法亮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見傳詔法亮亦不遣且執錄其使錄收也使疏吏翻子響怒遣所養勇士收集州府兵二千人從靈溪西渡子響自與百餘人操萬鈞弩宿江隄上明日府州兵與臺軍戰子響於隄上發弩射之臺軍大敗尹略死諧之等單艇逃去操七刀翻射而亦翻艇待鼎翻小船也上又遣丹陽尹蕭順之將兵繼至將即亮翻子響即日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艋沿流赴

建康䑸艋亦小船也䑸陟格翻艋莫幸翻太子長懋素忌子響順之之發建康也太子密諭順之使早為之所勿令得還子響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殺之縊於賜翻又於計翻考異曰齊書曰子響部下恐懼各逃散子響乃白服出降詔賜死盖蕭子顯為順之諱耳今從南史按順之梁武帝之父蕭子顯者仕梁朝而作齊書故通鑑言其為順之諱子響臨死啓上曰臣罪踰山海分甘斧鉞分扶問翻敕遣詣之等至竟無宣旨便建旗入津對城南岸築城守臣累遣書信呼法亮乞白服相見法亮終不肯羣小怖懼怖普布翻遂致攻戰此臣之罪

也臣此月二十五日束身投軍希還天闕停宅一月希望也宅謂建康諸王宅也臣自取盡可使齊代無殺子之譏臣免逆父之誚既不遂心今便命盡臨啓哽塞知復何陳塞悉則翻

復扶又翻有司奏絕子響屬籍屬籍宗屬之籍也今謂之玉牒削爵土易姓蛸氏蛸相邀翻與蕭音相近諸所連坐別下考論謂子響之黨當連坐者別行下考覈論定其罪也下戶嫁翻久之上遊華林園見一猨透擲悲鳴問左右句斷曰猨子前日墜崕死上思子響因嗚咽流涕茹法亮頗為上所責怒蕭順之慙懼發疾而卒豫章王嶷

表請収葬子響不許子響先嘗出繼嶷故以舊恩請収葬貶為魚復侯魚復縣時屬巴東郡應劭曰復音腹子響之亂方鎮皆啓子響為逆兗州刺史垣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正應云劉寅等孤負恩奨逼迫巴東使至于此上省之以榮祖為知言省悉景翻臺軍焚燒江陵府舍官曹文書一時蕩盡上以大司馬記室南陽樂藹屢為本州僚佐引見問以西事見賢遍翻藹應對詳敏上悦用為荆州治中敕付以修復府州事藹繕修廨舍數百區廨古隘翻頃之咸畢而役不及民荆部稱之

月癸丑魏太皇太后馮氏殂高祖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勺音酌挹抒之器也周禮考工記梓人為飲器勺一升哀毀過禮中部曹華陰楊椿諫曰據北史楊椿傳時為中部法曹華戶化翻陛下荷祖宗之業荷下可翻臨萬國之重豈可同匹夫之節以取僵仆僵居良翻羣下惶灼莫知所言惶恐也遽也灼熱也且聖人之禮毀不滅性孝經曰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楊椿此語說出魏孝文心事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為之一進粥為于偽翻於是諸王公皆詣闕上表請時定兆域兆域謂葬地從先帝之兆及依漢魏

故事弁太皇太后終制既葬公除公除者以天下為公而除服也詔曰自遭禍罰慌惚如昨慌乎往翻惚音忽鄭玄曰慌惚思念益深之時也奉侍梓宮猶希髣髴事死如事生猶其髣髴見之也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冬十月王公復上表固請復扶又翻詔曰山陵可依典冊衰服之宜情所未忍謂未忍公除也衰讀與縗同倉回翻帝欲親至陵所戊辰詔諸常從之具悉可停之從才用翻其武衛之官防侍如法法常法也不撤武衛備不虞也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于永固陵陵在方山不從金陵之兆甲戌帝謁陵王公固請公除詔曰比當別叙在心

比並也並當別叙在心之所欲言比叱至翻巳卯又謁陵庚辰帝出至思賢門右據魏紀太和元年起朱明思賢門蓋平城宮之南門也與羣臣相慰勞勞力到翻太尉丕等進言曰臣等以老朽之年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伏惟遠祖有大諱之日唯侍從梓宮者凶服從才用翻左右盡皆從吉四祖三宗因而無改四祖者高祖昭成帝太祖道武帝世祖太武帝顯祖獻文帝三宗者太宗明元帝恭宗景穆帝高宗文成帝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滿半溢禮喪大記曰君之喪子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食之無算注云二十兩為一溢於粟米之法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孔頴達

曰案律歷志黃鐘之律其實一籥律歷志合籥為合則二十四銖合重兩十合為一升升重十兩二十兩則米二升與此不同者但古稱有二法說左傳百二十斤為石則一斗十二斤為兩則一百九十二兩則一升為十九兩有奇今一兩為二十四銖則二十兩為四百八十銖計十九兩有奇為一升則摠有四百六十銖八參以成四百八十銖唯有十九銖二參在是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此大略而言之陳言曰以紹與一升得漢五升晝夜不釋經帶衰服麻在首腰皆曰經首經象緇布冠腰經象大帶經之言實也衰之言推也衰經明中實推痛也臣等叩心絕氣坐不安席願少抑至慕之情奉行先朝舊典朝直遥翻帝曰哀毀常事豈足關言朝夕食粥粗可支任粗生五翻任音壬勝也堪也諸公何足憂怖怖普布翻祖

宗情尊武畧未修文教朕今仰稟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先世不同太尉等國老政之所寄於典記舊式或所未悉典記謂經典傳記也且可知朕大意其餘古今喪禮朕且以所懷別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公可聽之游明根高閭時以儒鳴故帝別與之言帝因謂明根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授服之變皆奪情以漸禮親始死哭無時謂朝夕哭之外哀至則哭也既葬而虞既虞而卒哭自此朝夕之間哀至不哭猶朝夕哭三年之喪服斬衰期而小祥既祥而練再朞而大祥既祥而禫又三月而除服卒子恤翻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即吉特成傷理對曰臣

等伏尋金冊遺音蓋以文明太后遺旨書之金冊也踰月而葬葬而即吉故於下葬之初奏練除之事帝曰朕惟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盖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君德未流臣義不洽故身襲衮冕行即位之禮朕誠不德在位過紀宋明帝泰始七年魏孝文受禪至是十九年此言在位過紀盖以宋蒼梧王元徽四年顯祖方殂踰年改元太和至是十四年故云在位過紀十二年為一紀過古禾翻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時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禮俱失深可痛恨高閭曰杜預晉之碩學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為漢

文之制闇與古合雖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慺慺干請慺洛侯翻慺慺敬謹貌帝曰竊尋金冊之旨所以奪臣子之心令早即吉者慮廢絶政事故也羣公所請其志亦然朕今仰奉冊令俯順羣心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庶政闇音陰唯欲衰麻廢吉禮衰吐回翻下衰經除衰從衰同朔望盡哀誠情在可許故專欲行之如杜預之論於孺慕之君諒闇之主蓋亦誣矣孺慕如孺子之慕父母也秘書丞李彪曰曹操為魏王置秘書令丞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可閒然閒古莧翻及后

之崩葬不淹旬尋已從吉漢章帝建初四年六月癸丑明德皇后崩七月壬戌葬史不書公除之日此言葬不淹旬尋已從吉以漢文三十六日釋服之制推之也然漢章不受譏明德不損名願陛下遵金冊遺令割哀從議帝曰朕所以眷戀衰絰不從所議者實情不能忍豈徒尚免嗤嫌而已哉衰倉回翻嗤充之翻今奉終儉素一已仰遵遺冊但痛慕之心事繫於予庶聖靈不奪至願耳高閭曰陛下既不除服於上臣等獨除服於下則為臣之道不足又親御衰麻復聽朝政復扶又翻朝直遙翻吉凶事雜臣竊為疑帝曰先

后撫念羣下卿等哀慕猶不忍除奈何令朕獨忍之於至親乎今朕逼於遺冊唯望至朞雖不盡禮蘊結差申羣臣各以親疎貴賤遠近為除服之差庶幾稍近於古易行於今高閭曰昔王孫裸葬士安去棺其子皆從而不違近其靳翻易以豉翻去羌呂翻漢武帝時楊王孫家累千金厚自奉養生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贏葬以反吾真必無易吾志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其子不忍往問其友人祁侯祁侯與之書辨難往復而王孫終守其說祁侯曰善遂贏葬晉人皇甫謐字士安著論曰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身棺槨所以隔真吾氣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

籧篨巢尸擇不毛之土穿阬下尸籧篨之外便以親土若不如此則寃悲沒世其子從之今親奉遺令而有所不從臣等所以頻煩干奏李彪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謂大孝引論語孔子之言今不遵冊令恐涉改道之嫌帝曰王孫士安皆誨子以儉及其遵也豈異今日改父之道殆與此殊縱有所涉甘受後代之譏未忍今日之請羣臣又言春秋烝嘗事難廢闕禮曰喪三年不祭言帝若行三年之喪則宗廟之祭將至廢闕也帝曰自先朝以來恒有司行事朝直遥翻恒戶登翻朕賴蒙慈訓常親致敬今昊天降罰人神喪恃詩曰

無毋何情喪息浪翻賴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賴蜀本作想當從之否則賴字衍歆尹今翻脫行饗薦恐乖冥旨羣臣又言古者葬而即吉不必終禮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庶政也治直吏翻下同帝曰既葬即吉蓋季俗多亂權宜救世耳二漢之盛魏晉之興豈由簡略喪禮遺忘仁孝哉平日之時公卿每稱當今四海晏然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比盛夏商夏戶雅翻及至今日即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如此之意未鮮所由鮮戶買翻曉也李彪曰今雖治化清晏然

江南有未賓之吳漠北有不臣之虜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虞防也帝曰魯公帶絰從戎據史記武王崩成王幼管蔡及淮夷徐戎亦並興魯公伯禽征之時有武王之喪故帶絰從戎也晉侯墨衰敗敵春秋時晉文公卒未葬襄公墨衰絰以敗秦師于殽衰倉回翻敗補邁翻固聖賢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紼無嫌鄭玄曰越猶躐也紼輴車索孔頴達曰未葬之前屬紼於輴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紼而往祭故云越紼紼音弗輴勑倫翻索悉各翻而況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軍旅之事以廢喪紀哉古人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闇終喪者闇音陰若不許朕衰服則當除衰拱默

委政冢宰二事之中唯公卿所擇游明根曰淵黙不言則大政將曠仰順聖心請從衰服太尉丕曰臣與尉元歴事五帝明元太武文成獻文并孝文為五帝尉紆勿翻魏家故事尤諱之後三月尤諱猶云大諱也尤甚也死者人之所甚諱也必迎神於西禳惡於北具行吉禮此魏初所用夷禮也禳如羊翻自皇始以来未之或改皇始道武帝年號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来此乃平日所不當行言不當用夷禮況居喪乎朕在不言之地謂居喪諒陰三年不言也不應如此喋喋喋徒協翻喋喋多言也便語也但公卿執

奪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絶遂號慟羣官亦哭而辭出號戶高翻初太后忌帝英敏恐不利於已欲廢之廞寒閉於空室絶其食三日名咸陽王禧將立之太尉東陽王丕尚書右僕射穆泰尚書李冲固諫乃止帝初無憾意唯深德丕等泰崇之玄孫也穆崇魏開國功臣又有宦者譖帝於太后太后杖帝數十帝黙然受之不自申理及太后殂亦不復追問不復追問譖者為誰復扶又翻甲申魏主謁永固陵辛卯詔曰羣官以萬機事重屢求聽政但哀慕纏綿未堪自

力近侍先掌機衡者皆諮猷所寄且可委之如有疑事當時與論決 交州刺史清河房法乘專好讀書常屬疾不治事 好呼到翻屬之欲翻屬託也屬疾猶言託疾也治直之翻 由是長史伏登之得擅權改易將吏不令法乘知 將直亮翻下同 錄事房季文白之法乘大怒繫登之於獄十餘日登之厚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因將部曲襲州 襲州治也 執法乘謂之曰使君既有疾不宜煩勞因之別室法乘無事復就登之求書讀之 復扶又翻 登之曰使君靜處 處昌呂翻 猶恐動疾豈可看

書遂不與乃啓法乘心疾動不任視事任音壬十一月乙卯以登之為交州刺史法乘還至嶺而卒嶺即大庾嶺也史言徒讀書而無政事者不足以當方任十二月已卯立皇子子建為湘東王

初太祖以南方錢少更欲鑄錢建元末奉朝請孔顗上言少詩沼翻朝直遥翻顗魚豈翻考異曰齊紀作孔覬今從齊書南史以為食貨相通理埶自然李悝云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甚賤甚貴其傷一也李悝魏文侯之師韋昭曰民謂士工商悝苦回翻三吳國之關奥比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比毗至翻被皮義翻是天下錢少非穀

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累輕（累力瑞翻）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民所以盜鑄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意謂錢為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質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易以豉翻）不詳慮其為患也夫民之趨利如水走下（用漢鼂錯之言趨讀曰趣走音奏）今開其利端從以重刑是導其為非而陷之於死豈為政歟漢興鑄輕錢民巧偽者多至元狩中始懲其弊乃鑄五銖錢周郭其上下令

不可磨取鋊漢初行半兩錢及莢錢一面有文一面漫民盜磨其漫面取其鋊以更鑄作錢元狩鑄五銖文漫兩面皆周帀為郭令不得磨取鋊鋊音谷銅屑也而計其費不能相償私鑄益少此不惜銅不愛工之效也少詩沼翻王者不患無銅乏工每令民不能競則盜鑄絕矣宋文帝鑄四銖至景和錢益輕雖有周郭而鎔冶不精於是盜鑄紛紜而起不可復禁此惜銅愛工之驗也復扶又翻凡鑄錢與其不衷寧重無輕不衷者不得輕重之中也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

貨之宜故也棄今錢文率皆五銖異錢時有耳 異錢謂其文非五銖者 自文帝鑄四銖又不禁民翦鑿爲禍既博鍾弊于今豈不悲哉 鍾聚也 晉氏不鑄錢後經寇戎水火耗散沈鑠 沈持林翻鑠書藥翻 所失歲多譬猶磨礲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 引漢枚乘之言 天下錢何得不竭錢竭則士農工商皆喪其業 喪息浪翻 民何以自存愚以爲宜如舊制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若官鑄者已布於民便嚴斷翦鑿 斷音短禁截也 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 稱尺證翻合音閤合少爲多也 銷以爲大利貧良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 塞悉則翻樂音洛 太祖然之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是歲益州行事劉悛上言 悛七倫翻又丑緣翻 蒙山下有嚴道銅山舊鑄錢處可以經略 蒙山在今雅州嚴道縣南十里此即漢鄧通鑄錢舊處 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 使疏吏翻 頃之以功費多而止 自太祖治黃籍至上讁巧者戍緣淮各十年百姓怨望 事見上卷四年至上謂至武帝時治直之翻下同 乃下詔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

注籍 聽復注籍也 其有讁役邊疆各許還本此後有犯嚴加翦治 長沙威王晃卒 謚法勇以果敢曰威 吏部尚書王晏陳疾自解上欲以西昌侯鸞代晏領選手敕問之晏啓曰鸞清幹有餘然不諳百氏 百氏百家氏族也自魏晉以來率以門地用人選須絹翻諳烏含翻 恐不可居此職上乃止 以百濟王牟大爲鎭東大將軍百濟王 高車阿伏至羅及窮奇遣使如魏請爲天子討除蠕蠕 使疏吏翻爲于僞翻蠕人兖翻 魏主賜以繡袴褶及雜綵百匹 褶音習

九年春正月辛丑上祀南郊 丁卯魏主始聽政於皇信東室 自居馮太后之喪至是始聽政皇信東室蓋皇信堂之東室也 詔太廟四時之祭薦宣皇帝起麪餅鴨臛 起麪餅今北人能爲之其餅浮軟以卷肉敢之亦謂之卷餅程大昌曰起麪餅入教麪中令鬆鬆然也教俗書作酵麪莫甸翻孟詵曰臛音郝肉羮也 孝皇后筍鴨卯高皇帝肉膾菹羮昭皇后茗栅炙魚 茗茶也本草曰茗苦茶郭璞曰早採者爲茶晚採者爲茗栅類篇云色責翻靜也又側革翻粽也南史虞悰作扁米栅蓋即今之饊子是也可以供茶炙之石翻 皆所嗜也上夢太祖謂已宋氏諸帝常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爲吾致祠 爲于僞翻 乃命豫章王

妃庾氏四時祠二帝二后於清溪故宅杜佑曰蕭齊之世有清溪宮後改為華林苑據卞彬傳清溪在臺城東宮又在清溪之東建康志曰吳大帝鑿通城北塹以洩玄武湖水發源於鍾山接於秦淮謂之清溪牲牢服章皆用家人禮

臣光曰昔屈到嗜芰屈建去之以為不可以私欲干國之典屈九勿翻芰奇寄翻芰也去羌呂翻屈建屈到子也國語屈到嗜芰有疾名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祭典有之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況子為天子而以庶人之禮祭其父違禮甚矣衛成公

欲祀相甯武子猶非之左傳僖三十一年狄圍衛衛遷于帝丘衛成公夢康叔謂已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相息亮翻而況降祀祖考於私室使庶婦尸之乎豫章王嶷與帝同母帝為嫡故通鑑以嶷妃為庶婦尸主也

初魏主名吐谷渾王伏連籌入朝伏連籌辭疾不至輒修洮陽泥和二城置戍兵焉後周武帝逐吐谷渾置洮陽郡唐洮州及臨潭縣所治即洮陽城也泥和即水經注所謂逆和城洮水逕其南又在洮陽城東宋白曰洮州臨洮郡郡城本名洮陽在洮水之北乃吐谷渾所築南臨洮水極峻險今謂之洪和城吐從暾入聲谷音浴洮音七刀翻二月

乙亥魏枹罕鎮將長孫百年請擊二戍魏枹罕鎮將帶河州刺史枹音膚將音即兩翻長音知兩翻魏主許之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如魏弔散音悉亶翻騎音奇寄翻竣音七倫翻又丑緣翻欲以朝服行事朝音直遥翻下同魏主客曰弔有常禮何得以朱衣入凶庭昭明等曰受命本朝不敢輒易往返數四昭明等固執不可魏主命尚書李冲選學識之士與之言冲奏遣著作郎上谷成淹昭明等曰魏朝不聽使者朝服出何典禮淹曰吉凶不相厭厭於葉翻羔裘玄冠不以弔論語記孔子容止有

是言此童稚所知也稚直利翻昔季孫如晉求遭喪之禮以行左傳文六年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今卿自江南遠來弔魏方問出何典禮行人得失何其遠哉昭明曰二國之禮應相準望準擬平之物又其義擬也倣也對看為望月有弦望後漢律歷志分天之中相與為衡謂之望謂月望日月正相對其平如衡準望之言義取諸此齊高皇帝之喪魏遣李彪來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為疑帝即位之初魏遣彪來聘非弔也昭明欲以是抗止淹耳何至今日獨見要逼要讀曰邀淹曰齊不能行亮陰之禮踰月即吉彪奉

使之日齋之君臣鳴玉盈庭貂璫曜日漢制侍中常侍之冠加黃金璫貂尾以飾之晉宋以後王公皆冠貂蟬使疏吏翻彪不得主人之命敢獨以素服厠其間乎皇帝仁孝侔於有虞執親之喪居廬食粥豈得以此方彼乎昭明曰三王不同禮孰能知其得失淹曰然則虞舜高宗皆非邪昭明彪相顧而笑曰非孝者無親孝經之言何可當也乃曰使人之來唯齋袴褶此既戎服不可以弔晉志曰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世凡車駕親戎中外戒嚴服之服無定色佽疏吏翻褶音習唯主人裁其弔服然違本朝之命返必獲罪淹

曰使彼有君子卿將命得宜且有厚賞若無君子卿出而光國得罪何傷自當有良史書之乃以衣帢給昭明等帢苦洽翻使服以致命己丑引昭明等入見文武皆哭盡哀魏主嘉淹之敏遷侍郎淹考異曰楊松玠談藪作朱淹又云自著作郎遷著作佐郎今從賜絹百匹昭明騆之子也裴騆松之之子注史記行于世騆音因魏書

始興簡王鑑卒　三月甲辰魏主謁永固陵夏四月癸亥朔設薦於太和廟太和廟據北史作太和殿水經注太和殿在太極殿東堂之東魏書帝紀太和元年起太和安昌二殿魏主始進蔬食追感哀哭終日不飯

侍中馮誕等諫經宿乃飯甲子罷朝夕哭蓋亦不能及朞矣飯扶晚翻乙丑復謁永固陵復扶又翻魏自正月不雨至于癸酉有司請祈百神帝曰成湯遭旱以至誠致雨謂湯以六事自責也固不在曲禱山川今普天喪恃喪息浪翻幽顯同哀何宜四氣未周謂一朞而四時之氣始周遽行祀事唯當責躬以待天譴譴去戰翻

甲戌魏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為之置燕設樂為于偽翻彪辭樂且曰主上孝思罔極興墜正失言行喪禮興百王之墜典而正其失也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絰猶以素服從事朝直

遝翻哀吐回翻是以使臣不敢承奏樂之賜朝廷從之虎凡六奉使據魏紀上即位之初年至三年虎凡四來聘是年再聘通前凡六使疏吏翻上甚重之將還上親送至琅邪城命群臣賦詩以寵之左傳晉趙武自宋還過鄭鄭伯享之于垂隴七穆皆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貺已卯魏作明堂改營太廟　五月已亥魏主更定律令於東明觀魏主太和四年起東明觀觀古玩翻更工行翻親決疑獄命李冲議定輕重潤色辭旨帝執筆書之李冲忠勤明斷加以慎密為帝所委情義無間斷丁亂翻舊臣貴戚莫不心服中外推之　乙

卯魏長孫百年攻洮陽泥和二戍克之俘三千餘人丙辰魏初造五輅（五輅玉金象革木也）六月甲戌以尚書左僕射王奐為雍州刺史（為後誅奐張本雍於用翻）丁未魏濟陰王鬱以貪殘賜死（濟子禮翻）秋閏七月乙丑魏主謁永固陵己卯魏主詔曰烈祖有創業之功世祖有開拓之德宜為祖宗百世不遷平文之功少於昭成而廟號太祖（道武帝天興初追尊平文帝為太祖少詩沼翻）道武之功高於平文而廟號烈祖（明元帝追尊道武帝為烈祖）於義未允朕今奉尊烈祖為太祖以世

祖顯祖為二祧鄭玄曰廟之為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象貌也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餘皆以次而遷八月壬辰又詔議養老及禋于六宗之禮尚書禋于六宗而諸儒互說不同王并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王肅亦以為易六子摯虞以為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天宗六宗之神也劉卲以為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六宗者太極冲和之氣為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孔穎達曰王肅六宗之說用家語之文以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水旱也為六宗孔注尚書同之伏生與馬融以天地四時為六宗劉歆孔晁以乾坤之子六為六宗賈逵以為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及天下及地旁及四方中央恍惚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者也古尚書說天宗日月北辰岱河海也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河為水宗岱為山宗海為

澤宗鄭玄以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伯也雨師也為六宗虞喜別論曰地有五色太社象之摠五為一則成六六為地數推校經傳別無他祭也劉昭以為此說近得其實張髦曰父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魏文帝以天皇大帝五帝為六宗杜佑取之鄭氏曰禋之言烟周人尚臭烟氣之臭聞者先是魏常以正月吉日於朝廷設幕中置松柏樹設五帝座而祠之先悉薦翻又有探策之祭帝皆以為非禮罷之戊戌移道壇於桑乾之陰改曰崇虛寺此即寇謙之道壇也探吐南翻乾音干乙巳帝引見羣臣見賢遍翻問以禘祫王鄭之義是非安在考異曰禮志作太和十三年五月壬戌今從本紀尚書游明根等從鄭中書監高閭等

從王詔圜丘宗廟皆有禘名從鄭禘祫并為一祭從王著之於令

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氏注曰凡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又祭法言虞夏殷周禘郊祖宗之法鄭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孔穎達曰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于莊公禘者遞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于太廟逸禮昭尸穆尸其祝辭摠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太祖所以劉歆賈逵鄭衆馬融等皆以為然鄭不從者以公羊傳為正逸禮不可用也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為禘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杜佑通典孝文帝太和十三年詔鄭玄云天子祭圜丘曰禘宗廟大祭亦曰

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毀廟羣廟之主於太祖廟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諦而祭之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圜丘宗廟大祭俱稱禘祭有兩禘明也王肅又云天子諸侯皆禘於宗廟非祭天之祭郊祀后稷不稱禘禘祫一名也合祭故稱祫禘而審諦之故稱禘非兩祭之名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揔而互舉故稱五年再殷祭不言一禘一祫斷可知矣諸儒之說大略如是公卿可議其是非尚書游明根言曰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圓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百官也圓丘常合不言祫宗廟時合故言祫斯則宗廟祫禘並行圓丘一禘而已宜於宗廟俱行禘祫之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春秋特礿於嘗於烝則祫嘗祫烝不於三時皆行禘祫之禮中書監高閭又言禘祭圓丘與鄭義同者以為有虞氏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圓丘而何又大傳云禘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語稱禘

自既灌以往據爾雅禘大祭也諸侯無禘禮惟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圜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祫遂生兩名其宗廟禘祫之祭據王氏之義祫而禘禘止於一時一時者祭不欲數一歲三禘為過數詔曰明根閭等據二家之義論禘祫詳矣至於事取折衷猶有未允閭以禘祫為名義同王氏禘祭圜丘事與鄭同無所間然明根以鄭氏等兩名兩祭並存並用理有未俱稱據二義一時禘祫而闕二時之禘事有難從先王制禮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數盡則毀藏主於太祖之廟三年而祫祭之世盡則毀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祫以申追遠之情禘祫既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毀廟三年一祫又有不盡四時於禮為闕七廟四時常祭祫則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為簡王以祫為一祭於義為長鄭以圜丘為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為當今互取鄭王二義禘祫并為一祭從王禘是祭員丘

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若以數則瀆五年一禘改祫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以稱今情則旅天禮文先禘而後時祭便即施行著之於令永為世法戊午又詔國家饗祀諸神凡一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羣祀務從簡約又詔明堂太廟配祭配享於斯備矣白登山雞鳴山廟唯遣有司行事明元帝永興四年立宣武廟于白登山歲一祭無常月神瑞二年帝又立宣武廟于白登西宣武帝至泰常五年始改諡道武水經注雞鳴山在廣甯郡下洛縣于延水北昔趙襄子殺代王於夏屋而并其土襄子之姊代王夫人也遂磨笄自殺代人憐之為立祠因名為磨笄山每夜有野雞羣鳴於祠屋上故亦名為鳴雞山文成帝保母常氏葬於是山別立寢廟太武帝保母竇氏葬崞山別立寢廟崞音郭馮宣王廟在

長安宜敕雍州以時供祭馮宣王太后父朗也為秦雍二州刺史生后於長安後謚文宣王因立廟長安雍於用翻又詔先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神今圜丘之下既祭風伯雨師司中司命鄭衆曰風師箕也雨師畢也司中三台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玄曰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台上台也明堂祭門户井竈中霤鄭氏曰中霤猶中室也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為霤音力又翻四十神悉可罷之甲寅詔曰近論朝日夕月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朝直遥翻皆欲以二分之日於東西郊行禮然月有餘閏行無常準若一依分日或值月於東而行禮於西序情即理

不可施行昔秘書監薛謂等以為朝日以朔夕月以朏日月所會謂之合朔月生明謂之朏月之三日也朏敷尾翻卿等意謂朔朏二分何者為是尚書游明根等請用朔朏從之丙辰魏有司上言求卜祥日此小祥也詔曰筮日求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永慕之心今直用晦日九月丁丑夜帝宿於廟帥羣臣哭已已畢也帥讀曰率帝易服縞冠革帶黑屨侍臣易服黑介幘隋志幘尊卑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謂之介幘武者短耳謂之平上幘各稱其冠而制之縞古老翻白絹單衣革帶烏履遂哭盡乙夜戊子晦帝易祭服縞冠

素紕紕匹毗翻又必二翻冠飾也緣也白布深衣記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聖人服之先王貴之麻繩屝侍臣去幘易帢弁缺四隅謂之帢傅子曰帢先未有歧荀文若巾幗樹成歧時人慕之因而弗改今通為慶弔之服白紗為之或單或袷去羌呂翻既祭出廟帝立哭久之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冬十月魏明堂太廟成　庚寅魏主謁永固陵毀瘠猶甚穆亮諫曰陛下祥練已闋號慕如始古者既祥而練闋古穴翻終也說文曰闋事已也號戶刀翻如始言

（如初有喪）王者為天地所子為萬民父母未有子過哀而父母不戚父母憂而子獨悅豫者也今和氣不應風旱為災願陛下襲輕服御常膳鑾輿時動咸秩百神（秩者序而祭之）庶使天人交慶詔曰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旱氣皆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所言過哀之咎諒為未衷（衷善也正也適也）十一月己未朔魏主禫於太和廟（禫徒感翻除服之祭也）衮冕以祭既而服黑介幘素紗深衣拜陵而還癸亥冬至魏主祀圜丘遂祀明堂還至太和廟乃入甲子臨太

華殿服通天冠絳紗袍以饗羣臣劉昭曰通天冠高九寸正豎頂少邪乃直下為鐵卷梁前有山展筩為述乘輿所常服也杜佑曰秦制通天冠其狀遺失漢因秦名制高九寸正豎頂少邪乃直下為鐵卷梁前有山展筩為述駁犀簪導乘輿所常服晉因漢制前加金博山述述即鷸也鷸知天雨故冠像焉前有展筩宋因之又加黑介幘東昏侯改用玉簪導梁武帝因之復加冕於其上謂之平天冕隋因之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幘玉簪導唐因之其纓改以翠緌樂縣而不作縣讀曰懸丁卯服袞冕辭太和廟帥百官奉神主遷于新廟新作太廟故遷主新廟帥讀曰率乙亥魏大定官品戊戌考諸牧守守式又翻魏假通直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　魏舊制羣臣季

冬朝賀服袴褶行事謂之小歲（朝直遥翻　褶音習）丙戌詔罷之

十二月壬辰魏遷社於内城之西　魏以安定王休為太傅齊郡王簡為太保　高麗王璉卒壽百餘歲（麗力知翻）魏主為之制素委貌布深衣（為于偽翻　委貌冠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盃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殷之章甫者也本以皂絹為之今制素者以舉哀）舉哀於東郊遣謁者僕射李安上策贈太傅謚曰康孫雲嗣立　乙酉魏主始迎春於東郊自是四時迎氣皆親之　初魏世祖克統萬及姑臧獲雅樂器服工人（宋文帝元嘉四年魏克統萬十六年

克姑臧晉永嘉之亂太常樂工多避地河西夏克長安獲秦雅樂故二國有其器服工人並存之其後累朝無留意者朝直遥翻樂工浸盡音制多亡高祖始命有司訪民間曉音律者議定雅樂當時無能知者然金石羽旄之飾稍壯麗於往時矣辛亥詔簡置樂官使修其職又命中書監高閭參定　初晉張斐杜預共注律三十卷自泰始以来用之此晉泰始也律文簡約或一章之中兩家所處生殺頓異處昌呂翻臨時斟酌吏得為姦上留心法令詔獄官詳正舊注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集定

二注表奏之魏晉以來尚書諸曹無删定郎此蓋删定律注而置官詔公卿八座參議考正竟陵王子良總其事衆議異同不能壹者制旨平决是歲書成廷尉山陰孔稚珪上表以爲律文雖定苟用失其平則法書徒明於衺裏衺與帙同寃寃猶結於獄中竊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將恐此書永淪走吏之手矣今若置律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高第即加擢用以補内外之官庶幾士流有所勸慕幾居希翻詔從其請

事竟不行 初林邑王范陽邁世相承襲范陽邁見一百二十四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 夷人范當根純攻奪其國遣使獻金簟等物詔以當根純為都督緣海諸軍事林邑王為下范諸農攻當根純張本使疏吏翻 魏□州刺史咸陽王禧入朝朝直遥翻有司奏冀州民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胙冀州魏主詔曰利建雖古未必今宜易曰利建侯經野由君理非下請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鄭玄注云經謂為之里數以禧為司州牧都督司豫等六州諸軍事 初魏文明太后寵任宦者略陽苻承

祖官至侍中知都曹事知尚書都曹事也賜以不死之詔太后殂承祖坐贓應死魏主原之削職禁錮於家仍除悖義將軍封佞濁子悖蒲內翻月餘而卒承祖方用事親姻爭趨附以求利趨七喻翻其從母楊氏為姚氏婦從母即姨也從才用翻獨否常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樂音洛姊與之衣服多不受彊與之彊其兩翻下彊使同則曰我夫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不得已或受而埋之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常著弊衣自執勞苦

飼祥吏翻著則略翻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彊使人抱置車上刖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苻氏內外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廷其一姨伏法帝見姚氏姨貧弊特赦之

李惠之誅也事見一百三十四卷宋順帝昇明二年思皇后之昆弟皆死魏孝文諡其母李貴人曰思皇后惠從弟鳳為安樂王長樂主簿長樂坐不軌誅事見一百三十五卷高帝建元元年從才用翻樂音洛鳳亦坐死鳳子安祖等四人逃匿獲免遇赦乃出既而魏主訪舅氏存者得安祖等皆封侯加將軍既而引見謂曰

卿之先世再獲罪於時先世謂惠及鳳見賢過翻王者設官以待賢才由外戚而舉者季世之法也卿等既無異能且可還家自今外戚無能者視此後又例降爵為伯去其軍號軍號將軍之號也去羌呂翻時人皆以為帝待馮氏太厚待李氏太薄太常高閭嘗以為言帝不聽及世宗尊寵外家乃以安祖弟興祖為中山太守追贈李惠開府儀同三司中山公謚曰莊

十年春正月戊午朔魏主朝饗羣臣於太華殿懸而不

樂　己未魏主宗祀顯祖於明堂以配上帝遂登靈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事鄭氏曰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自是每朔依以為常　散騎常侍庾蓽等聘於魏魏主使侍郎成淹引蓽等於館南瞻望行禮祀明堂登靈臺之禮辛酉魏始以太祖配南郊魏主命羣臣議行次五行之次也中書監高閭議以為帝王莫不以中原為正統不以世數為與奪善惡為是非故桀紂至虐不廢夏商之歷厲惠至昏無害周晉之錄晉承魏為金趙承晉為水燕承趙為木

秦承燕為火秦之既亡魏乃稱制玄朔且魏之得姓出於軒轅魏書曰魏之先出自黃帝軒轅氏黃帝子昌意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據史記以匈奴為夏后氏苗裔蓋有此理臣愚以為宜為土德按魏書帝紀道武天興元年羣臣奏國家承黃帝之後宜為土德高閭蓋申前議耳祕書丞李彪著作郎崔光等議以為神元與晉武往来通好至于桓穆志輔晉室事並見晉紀神元力微也桓帝猗㐌穆帝猗盧好呼到翻是則司馬祚終於郟鄏河南郟河南縣周之王城即郟鄏也郟古洽翻鄏音辱而拓跋受命於雲代昔秦幷天下漢猶比之共工卒繼周為火德漢律歷志曰祭典曰共工氏覇九域言雖有水

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智刑以彊故霸而不王秦以水德在周漢木火之間周人遷其行序故易不載卒子恤翻共請曰恭況劉石苻氏地褊世促魏承其弊豈可捨晉而為土邪司空穆亮等皆請從彪等議壬戌詔承晉為水德祖申臘辰考異曰禮志太和十五年正月穆亮等言云云按帝紀十六年正月壬戌詔定行次以水承金蓋志誤以六為五耳甲子魏罷祖課祖課李延壽魏紀作祖禖魏宗室及功臣子孫封王者衆乙丑詔自非烈祖之胄餘王皆降為公公降為侯而品如舊蠻王桓誕亦降為公唯上黨王長孫觀以其祖有大功特不降長孫道生以功封上

黨王長知兩翻丹楊王劉昶封齊郡公加號宋王昶丑兩翻魏舊制四時祭廟皆用中節丙子詔始用孟月擇日而祭自漢以來宗廟歲五祀四孟及臘是也魏初用中節亦禮也以竟陵王子良領尚書令魏主毀太華殿為太極殿戊子徙居永樂宮魏主太和元年起永樂遊觀于平城之北苑樂音洛以尚書李冲領將作大匠與司空穆亮共營之辛卯魏罷寒食饗舊傳冬至後一百五日為寒食初學記曰周舉移書魏武明罰令陸翽鄴中記並云寒食斷火起於介子推然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中注云為仲春將出火令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並周制也魏先以寒食饗祖宗

今以其非禮罷之甲午魏主始朝日于東郊自是朝日夕月皆親之朝直遥翻丁酉詔祀堯於平陽舜於廣甯禹於安邑周公於洛陽皆因其故都而祀之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潘潘今上谷也廣甯縣本屬上谷又據水經註潘當作瀆皆令牧守執事守式又翻其宣尼之廟祀於中書省丁未改謚宣尼曰文聖尼父帝親行拜祭魏舊制每歲祀天於西郊魏主與公卿從二千餘騎戎服遶壇謂之蹹壇騎奇寄翻蹹與踏同明日復戎服登壇致祀已又遶壇謂之遶天蕭子顯曰戎服遶壇魏主一周公卿七匝謂之蹹壇明日復戎服登壇祠天魏主遶三匝

公卿七匝謂之逵天復扶又翻三月癸酉詔盡省之　辛巳魏以高麗王雲為督遼海諸軍事遼東公高句麗王詔雲遣其世子入朝句如字又音駒麗力智翻雲辭以疾遣其從叔升干隨使者詣平城從才用翻　夏四月丁亥朔魏班新律令大赦　辛丑豫章文獻王嶷卒嶷魚力翻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喪禮皆如漢東平獻王故事嶷性仁謹廉儉不以財賄為事齋庫失火齋庫齋內之庫燒荊州還資高祖建元二年嶷自荊州還為揚州評直三千餘萬評直論量其所直也主局各杖數十而已疾

篤遺令諸子曰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貧富此自然之理無足以相陵侮也蓋欲諸子不以位埶相陵塞悉則翻上哀痛特甚久之語及嶷猶欷歔流涕欷音希又許氣翻歔音虛嶷卒之日第庫無見錢見賢遍翻上敕月給嶷第錢百萬終上之世乃省五月巳巳以竟陵王子良為揚州刺史　魏文明太后之喪使人告于吐谷渾吐谷渾王伏連籌拜命不恭吐從暾入聲谷音浴羣臣請討之魏主不許又請還其貢物帝曰貢物乃人臣之禮今而不受是弃絕之彼雖欲自新其路

無由矣因命歸洮陽泥和之俘去年長孫百年所俘秋七月庚申吐谷渾遣其世子賀虜頭入朝于魏朝直遥翻下同考異曰魏吐谷渾傳作賀魯頭今從帝紀詔以伏連籌為都督西垂諸軍事西海公吐谷渾王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張禮使於吐谷渾伏連籌謂禮曰曩者宕昌常自稱名而見謂為大王今忽稱僕又拘執使人欲使偏師往問何如禮曰君與宕昌皆為魏藩比輙興兵攻之殊違臣節使疏吏翻宕徒浪翻比毗至翻離京師之日宰輔有言以為君能自知其過則藩業可保離力

智翻謂可保落臣之恭也若其不悛禍難將至矣悛丑緣翻難乃旦翻伏連籌默然　甲戌魏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廣平宋弁等來聘及還魏主問弁江南何如弁曰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政令苛碎賦役繁重朝無股肱之臣野有愁怨之民其得沒身幸矣非貽厥孫謀之道也　八月乙未魏以懷朔鎮將陽平王頤鎮北大將軍陸叡皆為都督督十二將步騎十萬分為三道以擊柔然鎮將二將即亮翻騎奇寄翻　考異曰魏帝紀太和十一年八月壬申蠕蠕犯塞遣平原王陸叡討之事

具蠕蠕傳十六年八月乙未詔陽平王頤左僕射陸叡討蠕蠕按蠕蠕傳無十一年犯塞及征討事唯有十六年八月頤叡出征事與紀合蓋十一年紀誤也中道出黑山東道趨士盧河西道趨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柔然而還趨七榆翻磧七迹翻初柔然伏名敦可汗可從刋入聲汗音寒與其叔父那蓋分道擊高車阿伏至羅伏名敦屢敗那蓋屢勝國人以那蓋為得天助乃殺伏名敦而立那蓋號侯其伏代庫者可汗魏收曰魏言悅樂也改元太安　魏司徒尉元大鴻臚卿游明根累表請老魏主許之引見尉紆勿翻臚陵六翻見賢遍翻賜元玄冠素衣

石渠論玄冠朝服戴聖曰玄冠委貌也今此則玄冠委貌異制明根委貌青紗單衣及被服雜物等而遣之魏主親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已酉詔以元為三老明根為五更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周禮九拜九曰肅拜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陸德明曰撎於至翻即今之揖更工衡翻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庶老國老於階下禮畢各賜元明根以步挽車及衣服步挽車不用牛馬使人步挽之祿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元卿即上卿

九月甲寅魏主序昭穆於明堂昭之招翻祀文明太后於玄

室玄室北史作玄堂鄭玄曰玄堂北堂也　辛未魏主以文明太后再朞哭於永固陵左終日不輟聲凡二日不食甲戌辭陵還永樂宮　武興氏王楊集始寇漢中至白馬梁州刺史陰智伯遣軍主桓盧奴陰冲昌等擊破之俘斬數千人集始走還武興請降于魏辛巳入朝于魏降戶江翻朝直遥翻魏以集始為南秦州刺史漢中郡侯武興王　冬十月甲午上殷祭太廟殷祭大祭也　庚戌魏以安定王休為大司馬特進馮誕為司徒誕熙之子也馮熙見一百三十二卷宋順帝昇明元年熙文

明后之兄也魏太極殿成　十二月司徒參軍蕭琛范雲聘于魏琛丑林翻魏主甚重齊人親與談論顧謂羣臣曰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年一易主魏主甚慙　上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上傳直戀翻上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此人心之公是非不可泯者約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鄙瀆事上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春秋之義為尊者諱於是多所刪除　是歲林邑王范

陽邁之孫諸農帥種人攻范當根紕復得其國（范當根紕奪林邑國事見上年帥讀曰率種章勇翻復扶又翻）詔以諸農為都督緣海諸軍事林邑王　魏南陽公鄭羲與李冲昏姻冲引為中書令出為西兗州刺史（西兗州時治滑臺）在州貪鄙文明太后為魏主納其女為嬪（后為于偽翻嬪毗賓翻）徵為祕書監及卒尚書奏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激揚清濁故何曾雖孝良史載其繆醜（事見八十卷晉武帝咸寧四年）賈充有勞直士謂之荒公（事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三年謚法昏亂紀度曰荒）羲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清（治直

吏部尚書何乃情違至公愆違明典依諡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諡文靈

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彭希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八
　　　　　　　　九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八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齊紀四 昭陽作噩一年

世祖武皇帝下

永明十一年春正月以驃騎大將軍王敬則為司空驃匹妙翻騎奇寄翻鎮軍大將軍陳顯達為江州刺史顯達自以門寒位重陳顯達南彭城人起於卒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

初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聞之不悅以陳顯達之居寵思畏終不能自免於猜暴之朝至于稱兵而死豈非繫於所遇之時哉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自建康至郢府先過九江顯達曰麈尾蠅拂麈腫庚翻麈麋屬尾能生風辟蠅蚋陸佃埤雅曰麈似鹿而大其尾辟塵以置舊帛中能令歲久紅色不黦又以拂氊令氊不蠹名以苑曰鹿之大者曰麈羣鹿隨之皆視麈所往麈尾所轉為準於文主鹿為麈古之談者揮焉良為是也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言不須以風流自標置也捉執也即取於前燒之　初上於石頭造露車三千乘欲步道取彭城魏人知之劉昶數泣訴於魏主乞處邊戍招集遺民以雪私

耻以蕭氏篡宋夷滅劉氏故也數所角翻處昌呂翻魏主大會公卿於經武殿魏書帝紀太和十二年起經武殿以議南伐於淮泗間大積馬芻上聞之以右衛將軍崔慧景為豫州刺史以備之為下魏入寇張本

魏遣員外散騎侍郎邢巒等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巒潁之孫也潁曹魏太常邢貞之後邢潁見一百二十二卷宋文帝元嘉八年

丙子文惠太子長懋卒太子風韻甚和上晚年好遊宴好呼到翻尚書曹事分送太子省之由是威加內外省悉景翻太子性奢靡治堂殿園囿過於上宮治直之翻費以千萬計恐上望見之乃

傍門列修竹凡諸服玩率多僭侈啓於東田起小苑使東宮將吏更番築役將即亮翻更工衡翻更番分番更作也營城包巷彌亘華遠言其彌極華麗而延亘又遼遠也上性雖嚴多布耳目太子所為人莫敢以聞上嘗過太子東田見其壯麗大怒收監作主帥太子皆藏之由是大被誚責監工銜翻帥所類翻被皮義翻誚才笑翻又使嬖人徐文景造輦及乘輿御物嬖卑義翻又博計翻乘繩證翻上嘗幸東宮忽忽不暇藏輦忽忽者急遽之意文景乃以佛像內輦中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謂文景曰我正當掃墓

待喪耳掃墓謂掃除墓地也仍移家避之後文景竟賜死陶仁遂不哭及太子卒上屐行東宮行下孟翻見其服玩大怒敕有司隨事毀除以竟陵王子良與太子善而不啓聞并責之太子素惡西昌侯鸞嘗謂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惡烏路翻喜許記翻解戶買翻曉也當由其福薄故也子良為之救解為于偽翻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西昌侯夷滅太子子孫事見後按鸞翦除高武諸子及太子子孫以成篡事文惠雖不惡之其子孫亦不能免也觀隆昌建武時事君子謂文惠知所惡矣

二月魏主始耕藉田於平城南魏起於北荒未

嘗講古者天子親耕之禮令孝文始行之藉在亦翻雍州刺史王奐惡寧蠻長史劉興祖收繫獄雍於用翻惡烏路翻蕭子顯齊志寧蠻府屬雍州別領西新安義寧南襄北建武蔡陽永安安定懷化武寧新陽義安高安左義陽南襄城廣昌東襄城北襄城懷安北弘農西弘農析陽北義陽漢廣中襄城等蠻郡誣其搆扇山蠻欲為亂敕送興祖下建康自襄陽順流東至建康故曰下奐於獄中殺之詐云自經上大怒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閤將軍曹道剛將齋仗五百人收奐齋仗齋庫精仗以給禁衛勇力之士將即亮翻敕鎮西司馬曹虎從江陵步道會襄陽奐子彪素凶險奐不能制長史殷叡奐之壻

也謂奐曰曹呂來旣不見真敕恐為奸變正宜録取（録收也攝也）馳啓闡耳奐納之（考異曰南史奐子彪議閉門拒命敵諫曰今開門白服接臺使不過褫官免爵耳彪堅執不回敵又請遣典籤間道送啓奐從之典籤出城為文顯所執敵曰忠不背國勇不逃死勸奐仰藥敵與彪同誅今從齊書）彪輒發州兵千餘人開庫配甲仗出南堂陳兵閉門拒守奐門生鄭羽叩頭啓奐乞出城迎臺使（使疏吏翻）奐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啓自申正恐曹呂等小人相陵藉（陵者侮之而出其上藉者蹈之使處於下藉慈夜翻）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與虎軍戰兵敗走歸三月乙亥司馬黄瑶

起寧蠻長史河東裴叔業於城内起兵攻奐斬之（為後奐子肅食琛起之内張本）執彪及弟奐弼殷叡皆伏誅彪兄融琛死於建康琛弟秘書丞肅獨得脫犇魏（為王肅屢引魏兵入寇張本琛丑林翻）

考異曰南史奐弟份自拘請罪帝宥之肅屢引魏人至邊帝謂份曰比有北信不份曰肅近忘墳栢寧遠憶有

臣按奐以三月死帝以七月殂是冬肅始見魏主於鄴南史誤也齊書無此語

夏四月甲午

立南郡王昭業為皇太孫東宮文武悉改為太孫官屬（東宮官屬文則太傅少傅詹事率更令家令僕門大夫中庶子中舍人庶子洗馬舍人武則左右衛率翊軍兵屯騎三校尉旅賁中郎將左右積弩將軍殿中將軍員外殿中將軍常從虎賁督）以太子妃琅

邪王氏為皇太孫太妃南郡王妃何氏為皇太孫妃妃戢之女也何戢見一百三十五卷高帝建元二年戢則立翻又疾立翻 魏太尉丕等請建中宮戊戌立皇后馮氏后熙之女也為後馮后以說廢張本 魏主以白虎通云漢章帝集諸儒於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作白虎通 王者不臣妻之父母下詔令太師上書不稱臣入朝不拜朝直遥翻 熙固辭 光城蠻帥征虜將軍田益宗帥部落四千餘戶叛降於魏沈約曰光城郡魏大明中分弋陽所立五代史志曰光州光山縣舊置光城郡蠻帥所類翻宗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五月壬戌魏主宴四廟子孫於宣文

堂親與之齒用家人禮四廟子孫謂世祖恭宗高宗顯祖之子孫也太和十二年起宣文堂經武殿用家人禮者畧君臣之敬而序長幼之齒 甲子魏主臨朝堂朝直遥翻引公卿以下決疑政録囚徒帝謂司空穆亮曰自今朝廷政事日中以前卿等先自論議日中以後朕與卿等共決之 丙子以宜都王鑒為南豫州刺史鑒丘耕翻先是廬陵王子卿為南豫州刺史先悉薦翻之鎮道中戲部伍為水軍上聞之大怒殺其典籤以鑒代之子卿還第上終身不與相見 襄陽蠻酋雷婆思等帥戶千餘求內徙

於魏魏人處之汚北是時汚北之地猶為齊境雷婆思等蓋居汚南徙居汚北則稍近魏境耳酋慈由翻帥讀曰率處昌呂翻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極陰之地盛夏雨雪雨主遇翻自上而下曰雨風沙常起風沙大風揚沙也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衆齋於明堂左个鄭玄曰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也个古賀翻使太常卿王諶筮之遇革帝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此革卦之彖辭也諶氏壬翻吉孰大焉羣臣莫敢言尚書任城王澄曰陛下奕葉重光帝有中土任音壬重直龍翻今出師以征未服而得湯武革命之象未為

全吉也帝厲聲曰繇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繇直又翻大人虎變革九五爻辭九五君位也故引以難澄澄曰陛下龍興已久何得今乃虎變帝作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衆邪澄曰社稷雖為陛下之有臣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帝久之乃觧曰各言其志夫亦何傷既還宮自明堂左个還宮召澄入見逆謂之曰嚮者革卦今當更與卿論之明堂之忿恐人人競言沮我大計故以聲色怖文武耳想識朕意見賢遍翻沮在呂翻怖普布翻因屏人謂澄曰今日之舉誠為不易屏必

郢翻易以鼓翻但國家興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將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為何如魏主始與任城王澄言其情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畧四海此周漢所以興隆也比之周成康漢光明也帝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奈何後穆泰等之謀卒如帝所慮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斷丁亂翻彼亦何所能為帝曰任城吾之子房也張良贊漢高帝遷都長安故以為比六月丙戌命作河橋欲以濟師祕書監盧淵上表以為前代承平

之主未嘗親御六軍決勝行陣之間行户剛翻陳讀曰陣豈非勝之不足為武不勝有虧威望乎昔魏武以弊卒一萬破袁紹事見六十三卷漢獻帝建安五年謝玄以步兵三千摧苻秦事見一百五卷晉孝武帝太元八年勝負之變決於須臾不在衆寡也詔報曰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戎事或以同軌無敵或以懦劣偷安今謂之同軌則未然天下混一則車同軌書同文比之懦劣則可恥必若王者不當親戎則先王制革輅何所施也周制五輅革輅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鄭氏注革輅輓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條讀為條魏武之勝

葢由仗順苻氏之敗亦由失政豈寡必能勝衆弱必能

制彊邪丁未魏主講武命尚書李冲典武選時欲用兵命冲典武

選銓擇才勇之士選須絹翻

建康僧法智與徐州民周盤龍等作

亂此又一周盤龍非周奉叔之父

夜攻徐州城入之刺史王玄邈討誅

之徐州城即鍾離城

秋七月癸丑魏立皇子恂為太子為魏上後

廢恂張本

戊子魏中外戒嚴發露布及移書稱當南伐用兵

尚神密魏主令露其事以布告四方故亦曰露布移書則移書於齊境也

詔發揚徐州民丁

廣設名募以備之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王融有俊才故以人身自

高且王弘曾孫故以門地自高三十內望為公輔嘗夜直省中撫案歎曰為爾寂寂爾如此也寂寂言冷寞也鄧禹笑人鄧禹年二十四為漢司徒融年已過之故云然行逢朱雀桁開喧湫不得進朱雀桁當建康朱雀門跨秦淮南北岸以渡行人大路所由也桁開則行者填咽湫子小翻湫隘也經典釋文曰湫徐音秋又在酒翻搥車壁歎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搥傳追翻車前有油壁自晉以來諸公諸從公車前給騶八人騶側鳩翻竟陵王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融見上有北伐之志數上書獎勸獎者推助以成其事數所角翻因大習騎射騎奇寄翻及魏將入寇子良於東府募兵板融寧朔將軍宋泰始初

南攻義嘉軍功者衆板不能供始用黄紙今板授融蓋重於黄紙也或曰未經勑用者謂之板授　使典其事融傾意招納得江西傖楚數百人並有幹用傖助庚翻會上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以蕭衍范雲等皆為帳内軍主戊辰遣江州刺史陳顯達鎮樊城上慮朝野憂遑遑急也遽也力疾召樂府奏正聲伎江左以清商為正聲伎渠綺翻　子良日夜在内太孫間日參承間日隔一日也間古莧翻參侯也承奉也戊寅上疾亟蹔絶氣蹔絶而不息也　太孫未入内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王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蕭

衍謂范雲曰道路籍籍皆云將有非常之舉王元長非濟世才王融字元長視其敗也雲曰憂國家者惟有王中書耳衍曰憂國欲為周名邪欲為豎刁邪名讀曰邵按左傳齊桓公既立子昭為太子易牙有寵於衛姬衛姬生無虧易牙因豎刁以薦羞於桓公遂有寵公許之立無虧公卒易牙入與豎刁殺羣吏而立無虧昭奔宋宋襄公伐齊殺無虧而立昭是為孝公雲不敢答及太孫來王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斷音短頃之上復蘇復扶又翻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以朝事委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朝直遥翻俄而上殂年五十四

融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處昌呂翻）鸞聞之急馳至雲龍門不得進鸞曰有敕召我排之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部署音響如鐘殿中無不從命融知不遂釋服還省（釋戎服還中書省也）歎曰公誤我由是鬱林王深怨之（太孫即位尋見廢弒史以追廢之號書之為後殺王融張本）遺詔曰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輔思弘治道（治直吏翻）內外衆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共下意（參豫也懷思也命鸞參豫其事而詳思其可否也共下意者令降心相從以濟國事也）尚書中事職務根本悉委右僕

射王宴吏部尚書徐孝嗣軍旅之畧委王敬則陳顯達王廣之王玄邈沈文季張瓌薛淵等（自此以上皆遺詔之辭瓌古回翻）世祖留心政事務揔大體嚴明有斷郡縣久於其職長吏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之世百姓豐樂賊盜屏息然頗好遊宴華靡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頓遣（遣祛也逐也言未能祛逐遊宴之失也自此以上史述帝平生之大畧斷丁亂翻長知兩翻樂音洛屏必郢翻好呼到翻）鬱林王之未立也衆皆疑立子良口語喧騰武陵王曅於衆中大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世祖諸弟存者曅為長長知兩翻）立嫡則應

在太孫鬱林王諱昭業字元尚小字法身文惠太子長子也以世嫡立為皇太孫由是帝深憑賴之太孫已即位故書帝直閤周奉叔曹道剛素為帝心膂並使監殿中直衛少日復以道剛為黃門郎監古銜翻少詩沼翻復扶又翻為西昌侯鸞欲弒帝先除周奉叔曹道剛張本初西昌侯鸞為太祖所愛事見一百三十五卷高帝建元二年鸞性儉素車服儀從同於素士所居官名為嚴能故世祖亦重之鸞初為安吉令有嚴能之名王子侯舊乘纏帷車鸞獨乘下帷車儀從如素士從才用翻世祖遺詔使竟陵王子良輔政鸞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樂音洛乃更推鸞故遺詔云

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之志也史言子良無奪嫡之志帝少養於子良妃袁氏少詩沼翻慈愛甚著及王融有謀史言奪嫡之謀出于王融遂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仗屯太極殿西階以防之中書省蓋在太極殿西故使屯於西階以防子良賁音奔將即亮翻既成服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乞停中書省俟梓宮出葬而後出也壬午稱遺詔以武陵王曅為衛將軍與征南大將軍陳顯達並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為尚書令太孫詹事沈

文季為護軍史言遺詔本無此段授當時撰遺詔行之除癸未以竟陵王子良為太傅蠲除三調及衆逋三調調粟調帛及雜調也逋逋欠負也省御府及無用池田邸冶治據蕭子顯齊書當作冶謂冶鑄之所也減關市征稅先是蠲原之詔多無事實督責如故所謂黄放白催也先悉荐翻是時西昌侯鸞知政恩信兩行衆皆悦之史為西昌侯鸞墓國張本

魏山陽景桓公尉元卒尉紆勿翻魏主使録尚書事廣陵王羽持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騎奇寄翻下同丁亥魏主辭永固陵己丑發平城南伐步騎三十餘萬使太尉丕與廣

陵王羽留守平城並加使持節晉制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杜佑曰留守周之君陳似其任也此後無聞漢和帝南巡祠園廟張禹以太尉兼衛留守晉惠帝幸長安僕射荀藩等與遺官在洛者為留臺承制行事其後安帝播遷劉裕亦置留臺後魏孝文帝南伐以太尉丕廣陵王羽留守京師留守之制因此羽曰太尉宜專節度臣止可為副魏主曰老者之智少者之決言老者經事多故智慮深遠少者氣盛故臨事有斷少詩沼翻汝無辭也以河南王幹為車騎大將軍都督關右諸軍事又以司空穆亮安南將軍盧淵平南將軍薛胤皆為幹副衆合七萬出子午谷欲攻梁益也胤辯之曾孫也薛辯見一百一十八卷晉

安帝義熙十三年

鬱林王性辯慧美容止善應對哀樂過人樂音洛世祖由是愛之而矯情飾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羣小共衣食同卧起始為南郡王從竟陵王子良在西州帝少養於子良妃袁氏子良為揚州刺史故帝從在西州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王密就富人求錢無敢不與别作鑰鉤鉤所以啓鑰今謂之鑰匙夜開西州後閤與左右至諸營署中淫宴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王國有師掌導之教訓侍書掌教之書翰相謂曰若言之二宫二宫謂上宫及東宫也則其事未易易以豉翻若於營署為異人所

毆毆手口翻及犬物所傷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七十餘生豈足吝邪數日間二人相繼自殺二宫不知也人莫知其子之惡其斯之謂歟所愛左右皆逆加官爵疏於黄紙使囊臧帯之臧時征翻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侍太子疾及居喪憂容號毀號户刀翻見者嗚咽裁還私室即歡笑酣飲常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太子卒文惠太子卒於是年正月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既為太孫是年夏四月自南郡王為太孫世祖有疾又令楊氏禱祀時何妃猶在西州太孫居東宫何妃尚留西

卌 世祖疾稍危太孫與何妃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侍世祖疾言發淚下世祖以為必能負荷大業荷下可翻又讀如字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措意五年外勿復委人復扶又翻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作音佐韓愈方橋詩曰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若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注云白樂天皮日休詩皆自注曰音佐朱元晦曰今按廣韻作造也荀子肉腐出蟲魚枯生蠹貪利忘身禍裁乃作音將祚翻及康范五袴之謠皆以為此音矣然讀為佐音者又將祚之訛也而世俗所用從人從故而切為將祚者又字之俗體也遂殂大斂始畢悉呼世祖諸

伎備奏衆樂即位十餘日即收王融下廷尉（斂力瞻翻伎渠綺翻）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謗朝政（朝直遥翻）融求援於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初融欲與東海徐勉相識每託人召之勉謂人曰王君名高望促（言名雖高而輕躁人知其必及禍故望促）難可輕䙝衣裾（類篇䙝昵祭翻䙝或從衣此云䙝者義與褻同）俄而融及禍勉由是知名太學生會稽魏準以才學為融所賞（會工外翻）融欲立子良準鼓成其事（鼓以作氣言鼓作融氣以成其事）太學生虞義丘

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斷丁亂翻敗在眼中矣及融誅名準入舍人省詰問詰去吉翻惶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為膽破

壬寅魏主至肆州魏收志肆州治九原天賜二年為鎮真君七年置州領永安秀容雁門郡而永安郡定襄縣注云真君七年并雲中九原晉昌屬馬則知魏肆州蓋治定襄之九原也然此定襄亦非漢之定襄縣地蓋曹魏所置新昌郡之定襄縣其地在陘嶺之南古定襄在陘嶺之北隋志雁門郡後周置肆州隋改曰代州又有定襄郡開皇五年置雲州總管府此蓋因古定襄以名郡參考可知矣宋白曰後魏置肆州於九原非古九原漢末曹公所置定襄郡之九原縣也唐為秀容縣忻州定襄郡治馬後魏書云太平四年置肆州治秀容州領靈丘等八郡見道路民有跛眇

者傳駕慰勞勞力到翻給衣食終身此亦可謂惠而不知為政矣見者則給衣食目所不見者豈能徧給其衣食哉古之為政者孤獨癈疾者皆有以養之豈必待身親見而後養之也跛補火翻跛者一足偏短眇者一目偏盲眇亡沼翻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為盜者三人以狗於軍將斬之魏主行軍遇之行下孟翻循行也命赦之休不可曰陛下親御六師將遠清江表今始行至此而小人已為攘盜不斬之何以禁姦帝曰誠如卿言然王者之體時有非常之澤三人罪雖應死而因緣遇朕雖違軍法可特赦之既而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執法

嚴諸君不可不慎馮誕后戚既親且貴故語之以儆百司於是軍中肅然

臣光曰人主之於其國譬猶一身視遠如視邇在境如在庭舉賢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則封域之內無不得其所矣是以先王黈纊塞耳前旒蔽明欲其廢耳目之近用推聰明於四遠也東方朔曰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如淳注曰黈音主苟翻謂以玉為瑱用黈纊懸之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黈黃色也纊綿也以黃綿為丸用組懸之垂兩耳邊示不外聽非玉瑱之懸也塞悉則翻彼廢疾者宜養當命有司均之於境內今獨施於道路之所遇

則所遺者多矣其為仁也不亦微乎況赦罪人以橈有司之法橈奴教翻尤非人君之體也惜也孝文魏之賢君而猶有是乎

戊申魏主至并州并州刺史王襲治有聲跡治直吏翻境内安静帝嘉之襲教民多立銘置道側虚稱其美帝聞而問之襲對不以實帝怒降襲號二等號者所領將軍號也　九月壬子魏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勃海髙聰等來聘　丁巳魏主詔車駕所經傷民秋稼者畝給穀五斛　辛酉追

尊文惠太子為文皇帝廟號世宗　世祖梓宮下渚渚在東府前秦淮之渚也帝於端門內奉辭轀輬車未出端門亟稱疾還內端門宮之正南門內大內也轀音溫輬音涼裁入閤即於內奏樂伎鞞鐸之聲響震內外伎渠綺翻鞞頻迷翻丙寅葬武皇帝於景安陵廟號世祖景安陵亦在武進帝遺詔所命陵名也在休安陵東所卜第三處休安陵蓋帝祖宋大常樂子所葬高帝受禪尊為休安陵戊辰魏主濟河庚午至洛陽壬申詣故太學觀石經故太學漢魏所營者乙亥鄧至王像舒彭遣其子舊朝于魏朝直遙翻且請傳位於舊魏主許之　魏主

自發平城至洛陽霖雨不止丙子詔諸軍前發丁丑帝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臣稽顙于馬前稽顙于前將諫南伐也稽音啓帝曰廟算已定大軍將進諸公更欲何云尚書李冲等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言違衆南伐無與獨行臣等有其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帝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于混壹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此亦所以怖羣臣而决遷都之計也復扶又翻策馬將出于是安定王休等並慇懃泣諫帝乃諭羣臣

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為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南安王楨進曰成大功者不謀於衆引秦商鞅之言令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邑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羣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内徙舊人謂與魏同起于北荒之子孫即所謂國人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李冲言於上曰陛下將定鼎洛邑宗廟宮室非可馬上遊行以待之願陛下暫還代都俟羣臣經營畢功然後

備文物鳴和鸞而臨之帝曰朕將廵省州郡省悉景翻至鄴小停春首即還未宜歸國不肯歸北蓋慮北人歸代復戀土重遷也乃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以遷都之事曰今日真所謂革也謂前並之遇革今之遷都真以革北方之俗易説卦曰革去故也王其勉之帝以羣臣意多異同謂衛尉卿鎮南將軍于烈曰卿意如何烈曰陛下聖略淵遠非愚淺所測若隱心而言隱度也度徒洛翻樂遷之與戀舊適中半耳樂音洛中竹仲翻帝曰卿既不唱異言不唱為異即是肯同深感不言之益使還鎮平城

曰留臺庶政一以相委烈栗磾之孫也于栗磾事魏道武帝建將也磾

丁奚翻先是北地民支酉聚衆數千起兵於長安城北石山北地郡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置班州十四年改邠州按水經注石山當在長安城東北有數谷數水出馬北流注於渭先悉薦翻遣使告梁州刺史陰智伯欲邀結齊師以為應援使疏吏翻秦州民王廣亦起兵應之攻執魏刺史劉藻秦雍閒七州民皆響震七州雍岐秦南秦涇邠華也雍於用翻衆至十萬各守堡壁以待齊救魏河南王幹引兵擊之幹兵大敗支酉進至咸陽北濁谷穆亮與戰又敗考異曰齊書穆亮作繆老生今從魏書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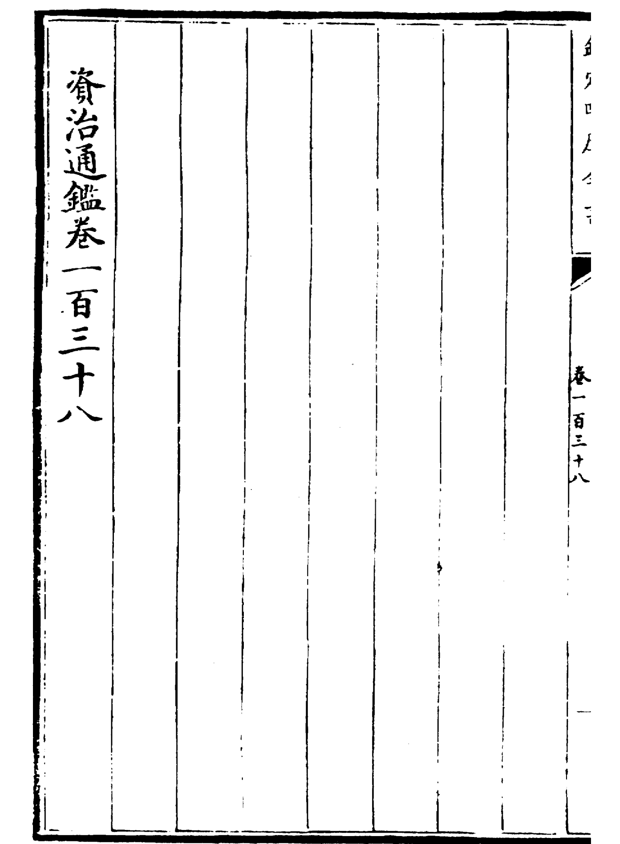
智伯遣軍主席德仁等將兵數千與相應接酉等進向長安盧淵薛胄等拒擊大破之降者數萬口降戶淵唯江翻誅首惡餘悉不問獲酉廣並斬之 冬十月戊寅朔魏主如金墉城徵穆亮徵穆亮於闕右使與尚書李冲將作大匠董爾經營洛都董爾北史作董爵已卯如河南城已酉如豫州自金墉西如河南又自河南東如豫州北豫州謂虎牢城也魏明元帝改虎牢置豫州獻文帝取懸弧又置豫州以虎牢為北豫州今主太和十九年罷北豫州置東中府 癸巳舍于石濟乙未魏解嚴設壇于滑臺城東告行廟以遷都之意遷都之議既定符南

伐之師故解嚴奉神主而行故有行廟大赦起滑臺宮任城王澄至平城衆始聞遷都莫不驚駭澄援引古今徐以曉之衆乃開伏開發也伏伏厭伏也言北人安土重遷蔽於此說不肯降心以相從澄援引曉喻以發其蒙莫不厭伏也澄還報於滑臺魏主喜曰非任城朕事不成壬寅尊皇太孫太妃為皇太后即文惠太子妃王氏也立妃為皇后即何妃也

癸卯魏主如鄴城王肅見魏主於鄴是年三月王肅奔魏今方得見陳伐齊之策魏主與之言不覺促席移晷降人初至君臣情分甚為闊疎言有當心故促席近前以聽之不覺其分之陳也與之言而弗厭倦日為之移晷不覺其久也自

是器遇日隆親舊貴臣莫能間也魏主或屏左右與肅語至夜分不罷間古莧翻屏必郢翻自謂君臣相得之晚尋除輔國將軍大將軍長史時魏主方議興禮樂變華風凡威儀文物多肅所定　乙巳魏主遣安定王休率從官迎家於平城帥讀曰率從才用翻　辛亥封皇弟昭文為新安王昭秀為臨海王昭粲為永嘉王　魏主築宮於鄴西十一月癸亥徙居之　御史中丞江淹劾奏前益州刺史劉悛梁州刺史陰智伯贓貨巨萬皆抵罪初悛罷廣司二

州按齊書劉悛傳悛出督廣州世祖自尋陽東下遇悛舟於渚間是時齊未受禪也罷廣州計當在世祖居東宮時世祖即位悛自廣陵遷督司州徵入為長兼侍中悛七倫翻又丑緣翻傾貲以獻世祖家無留儲在益州作金浴盆餘物稱是及鬱林王即位悛所獻減少稱尺證翻少詩沼翻悛傳云悛作金浴盆等欲以獻世祖還都而世祖晏駕鬱林新立遂減其所獻帝怒收悛付廷尉欲殺之西昌侯鸞救之得免猶禁錮終身悛勔之子也劉勔死于桂陽之難



資治通鑑卷一百三十八